

## 李 至恩

一九九八年生，玉里高中三年級，在紅樓詩社的資歷停滯在小高一，無法升至高二。曾入圍紅樓文學獎、獲後山文學獎。有一部分的心兒竊自期待學測考糟，人生便又能有全新際遇了。即將與第三任男友和平分手，請各位掌聲鼓勵。



## 孤獨獨自得其樂

回到公寓，遠遠就聽到了黃小琥的〈沒那麼簡單〉，從紅色油漆門滲出，流盪於樓梯間。那流暢的熟悉旋律，在空氣中蕩漾發酵，總能讓人陷入其中，充滿歷練的嗓音，帶來一種無來由的豁達感，取代了無奈，包裹了無助。

我猜想母親大概又失戀了。

開了門，走進那異常明亮的空間，家裡每一個燈都被點亮，音響也開到異常大聲，雜音穿插，黃小琥的嗓音變的有些破碎，我惋惜音響，它不該被用來做這種事。

我母親穿著一件洋裝，沒穿恨天高的她，使裙襬只能拖在地上，摩擦著地面。她閉著眼，正隨音樂起舞，悠悠穿梭各個房間。不時失魂似的撞上牆壁，以她的短髮粉刷室內。

我走向電視櫃把音樂關小聲點，我母親尾隨在後，讓音響旋鈕跟著她一起轉，聲音

再度變大，家裡既吵又刺眼，一首如此美麗的歌曲，頓時變得荒謬可笑，我只好溜進廚房洗碗。

「沒那麼簡單／就能找到／聊得來的伴／尤其是在／看過了那麼多的背叛／總是不安／只好強悍／誰謀殺了我的浪漫」我母親那空洞的嗓音，游進了我耳裡，對於母親的失戀，滿手泡沫的我早已習慣。

我把手擦乾後走向她，拍了下她的肩，把她領到沙發上，我泡了杯牛奶給她，裡面加了一點潘朵拉紅酒，我拔掉她手機電池收好，兩人對坐，任憑音樂，任憑時光，流響，療癒。

隔天起床，她似乎好點了。這也是應該的，畢竟我們是單薪家庭，她還得養家糊口，又不是國中女生，哪來時間自怨自艾。

同樣的那首歌依舊播著：「感覺快樂就忙東忙西／感覺累了就放空自己／別人說的話／隨便聽一聽／自己作決定」她癱在靠窗的書桌椅上，用兩根手指勾著維珍妮涼菸，任隨網狀菸絲飄蕩在客廳，落塵到傢俱上。

「早餐要吃什麼？」我提問。

「不餓。」然後她吸了口菸。「你放學幫我灌幾部片，要好笑一點的，檔案放桌面。」

「嗯。」我回覆。在以前，發生這種事我總會緊張兮兮，不斷擠話題陪她聊天，想讓她感覺好點，但現在我頂多幫她做點事情，有些事只能自己面對，講再多也是徒然，而且升上高中我也很忙。

放學不晚自習，直接回到，屋內的靜令我爽快，在這種環境裡做事效率高多了，我先拿了馬鈴薯沙拉出來退冰，一邊上網搜尋著喜劇片，並避掉愛情喜劇。

下載時，我拆開了她前任男友送的金兔咖啡豆，把前前任男友留下的熱水壺拿出來，煮了壺咖啡，我水特意放少一點，沒有 Strong Man，至少要有 Strong Coffee。我把沙拉全吃光後，縮在沙發上看書。這時，門扉開。

「幸福沒有那麼容易／才會特別讓人著迷／什麼都不懂的年紀／曾經最掏心／所以最開心／曾經」她輕鬆地哼著歌脫鞋，我笑了，我猜大概是她公司的姐妹們逗她一整天了，就像之前的幾次一樣，我真感謝那些阿姐。她湊到沙發上，我把筆電放在茶几上，咖啡壺放在抹布上，兩個人喝著冷咖啡，看著喜劇，說著八卦，直到深夜。

〈沒那麼簡單〉歌曲內容似乎在描寫孤獨，但每每聽完從不感到惆悵。陶淵明「採

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時，不也是獨自一人嗎？Alone 的存在不一定代表 Lonely 的到來，假如能夠提得起放得下，在這漫漫人生路上，也不致因寂寞神傷。

更何況，母親永遠不會是單打獨鬥。

## 評審評語

現代社會，單親家庭已經多到「很平常」「不稀奇」。

本文作者可能還是個「孩子」，但他卻不能不「早熟」，因為，他常常要面對相依為命的媽媽不斷失戀的「失態」行為，扮演保護、撫慰的角色。讓讀者不禁為這樣與傳統背離的親子關係感嘆與深思。

文學能表現時代與社會變化的現象，作者以一首流行歌曲穿插在某一天的母女互動相處，用「冷眼旁觀」的「文字」敘述這發生在她們生活中的「抽樣」，更讓我們讀來感到不可承受之重。

由於小品文徵文的字數有限制，本文引自「歌詞」三段，儘管是為了呼應其情境，也是為了母親情緒的投射，但就整篇而論，實屬占比過多，是為在創作上的缺失。（心岱）

## 得獎感言

對我而言，投文學獎如寄家書一般，光是投入郵筒，聽到「咚」一聲，心裡便踏實了，倒也不用特地持續追蹤。所以接到通知電話時，有些驚喜，期待自己往後的日子，也可以透過文學獎，獲得對文學更高度關切的動力，而在那之前，希望讀到或者沒有讀到這段文字的人，都可以好好生活，盼我們一起活得美麗。